

《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考读序

在象山县历史文化遗产中,元至治二年(1233)二月十九日建立的爵溪《大瀛海道院记》碑,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珍宝。碑文的撰者是元代著名学者吴澄,碑文的书者是元代著名书画巨匠赵孟頫,篆额者则是元代另一位著名学者袁桷。这样,《大瀛海道院记》元刻原碑,实际上是集三位名家手笔于一体的“一代名碑”。更加令人称绝的是,到了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吴澄的“宝水宗裔”吴学周接任象山知县数月,见此碑“岁久石圯”,于是“命工改铸”,这样又产生了明代重刻的《大瀛海道院记》碑。正如本书作者王庆祥先生在《前言》中所说:“一《记》两碑,构成了象山历史上文化前后传承的一则佳话。”

由于《大瀛海道院记》元刻原碑是

“一代名碑”,因此清代官修的《续通志》、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目》等都收录此碑碑目。江苏著名学者缪荃孙以及象山著名学者陈汉章等都收藏过此碑拓本。这些拓本,现在分别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珍藏。在象山县恐怕很难找到在全国具有如此影响的历史文物了吧!

遗憾的是,作为象山县珍宝的《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普通百姓对其了解更少。因此,庆祥先生的这部《〈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考读》,不仅弥补了学术界的一大遗憾,而且还向社会介绍了象山丰富的历史文化。为了撰写本书,庆祥先生历经数年,不辞辛苦,下爵溪,上杭州,多方查找资料,钩沉索隐,追古论

今。本书既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同时也是关于《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的资料汇编,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庆祥先生说:“一《记》两碑,构成了象山历史上文化传承的一则佳话”。而这部著作,则可以算是“佳话”的再续。这充分体现了庆祥先生对象山历史文化的传承心志。象山的历史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佳话”中得以延续的。

庆祥先生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查考了爵溪大瀛海道院的前世今生,清晰地勾勒出这座滨海道院的完整历程,而且还辑录了象山历代道教的诸多故事。道院有兴衰,道教有起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部象山道教史。而这些,又都是围绕《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展开的。这两方古碑,承载着象山

多少代人的历史情感,浓缩着象山历史上诸多的动人往事。尤其是元刻原碑的传奇命运,由于后来被搪封在墙内,在“文革”初期逃过了一劫,至今还能悄然而立。而明重刻碑却在这场浩劫中彻底被毁。这是象山历史文化之痛。但愿在这方土地上不再发生这样的劫难!

这部著作的读者,虽然不一定是金石专家或者是金石爱好者,也不一定都能够领悟吴澄的理学思辨、赵孟頫的书法神韵、袁桷的篆书风格。但是,每一位有良知的读者都应当从中意识到自己要有保护历史文物、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和担当。

是为序。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教授 龚缨晏

元碑碑文义理诠释

《大瀛海道院记》从字面看,似乎是一篇纯粹的记事散文,但透过字里行间,却不难窥见通篇蕴含着撰文者吴澄作为宋元理学大家的理学思想元素,尤其是他的“理气论”之哲学辩思。

文章一开头,吴澄即“开门见海”,提出了什么是大瀛海以及如何才能说清楚大瀛海这个命题。他说:“外际乎天,内包乎地,三旁无垠而下无底者,大瀛海也。”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思想家曾有“太极”学说,认为“太极函三为一”,“太极生天地”,有所谓“天圆地方”之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外围以大海。”吴澄则在传承此说的基础上,运用理学的“理气论”解析世界的本原。他曾说:“天地之初,混沌鸿蒙,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凝聚于中者渐渐浊重。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既然世界原本是混沌不分的元气,因而人们只有心神融洽混沌冥晦的世界,心智遍及空虚寂静的天空,能够容纳“六合”于心,才能说清楚大瀛海。这便是吴澄“理气论”和“心为万理之所根”,“心能觉知,心为主宰,心具众理”之见解。他还曾明言:“心的作用是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而且“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这就是他要求人们能够容纳“六合”于心的理由之所在。关于“六合”,他曾有一诗表述之:“六合”之外大无方,一气所到何渺茫。浮阳运转无停止,浊滓凝结留中央。不用安排理自然,能知其理为知天。”

接着,在观看《大瀛海道院之图》时,他之所以“一惊一问一叹”,也是基于“一气所到何渺茫”。世界如此之大,而图中所见的只是“荒厓斥泽之间,浮沙浅土之上,一勺之沮洳,一撮之坵瘠”。反差是多么的大!不过,这里也许为“冲和清淑、明秀灵异之所钟,乃或堂而构焉,以为栖霞餐之馆,而冒之以是名也”。这又是吴澄“理气论”的一种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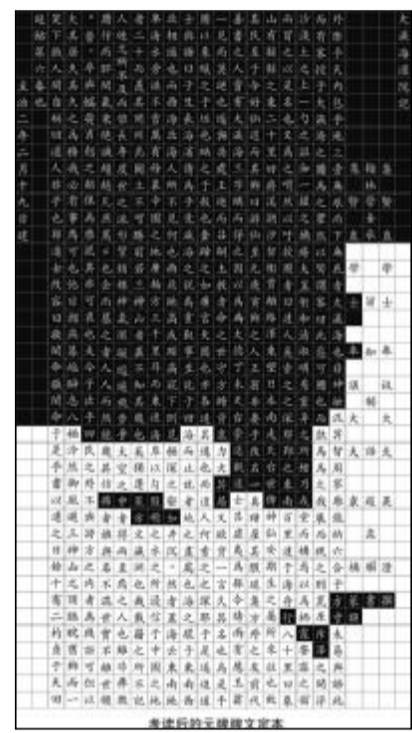
然后,在向道士“竟瀛海之说”的过程中,吴澄的“理气论”观点表露得更直接也更明白。他在说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到达“三神山”这个命题时,指出“惟长年度世之流,形质销铄、神气澄凝、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者而至焉。”这里“长年度世之流”,显然是指超脱尘世的道士。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是“形质销铄,神气澄凝”,并且能够“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者”,方可“而至焉”。这“形质销铄,神气澄凝”。就是吴澄的“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观点。他曾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进而又说:“性为最贵。最贵之中,又有不同。气有清浊,质有美恶,曰至曰贤,其品殊途。”以此来理解“形质销铄,神气澄凝”,亦即抑恶扬善,激浊扬清。只有如此,才能“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而“太虚”又是理学的一大命题。战国时,先儒们将“太虚”视为世界万物的初始与根源。北宋理学家张载则提出“太虚即气”的论断,认为虚即是气,虚与气是统一的,是同一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可见吴澄提出的“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则是一种更高的表现形态。他曾主张“知性养性而复性”。说:“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而有性。心者也,形之主宰,性之郭郭也。”又说:“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因而,为人应当一本“仁义礼智之根株”,好比付之撑船航行(付),安守城郭(郭郭),而能主宰形质血气,自由自在地优游广大空间之中,最终到达“三神山”那里。

进而,吴澄又指出:“之人也,虽非彝教庸行,而胚间气秉绝识,超越凡庶万万也。”意言这些能够到达“三神山”的人,虽然不是按照常道平凡行事,但他们因为先天之气就秉持卓绝见识,所以才能超越普通百姓很多很多。这更是吴澄“理气论”的“气生万物”和“理在气中”观点的直白表述。

因此,吴澄在《大瀛海道院记》中的“说海论道”,所论的“道”乃是根据他的理学思想尤其是“理气论”哲学思辨的种种阐发。可以说,这是一篇闪耀着宋元理学思想光芒的哲学著作。

(王庆祥)

元碑碑文正文价值简析



经以上结构分析、分层译释和义理诠释,《大瀛海道院记》一文的社会价值,亦即存史、资治、教化意义已然可见。

一、存史意义

首先,文中记述了象山县和爵溪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关于象山和爵溪元代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史志载籍历来很少直接记及。此《记》则通过对《大瀛海之图》的观察,将爵溪描述为“荒厓斥泽之间,浮沙浅土之上,一勺之沮洳,一撮之坵瘠”。又借“授图者”之口,述及象山和爵溪的地理位置在“鄞之东南百里达于海,舟行八十里曰象山,有县。县之东二十里曰爵溪”。而爵溪则是“潮汐喷冲,贾舶络绎,东望日本,南走天台”。从中可知,当年象山爵溪虽然地理环境偏僻,但东临大海,海上交通便捷,商贸活动已经相当发达,商船(贾舶)来往络绎不绝。接着,还述及爵溪一带“世传神仙安期生之属所往来也,故其民至于今好仙道,而其乡曰游仙”。从而,将象山和爵溪的人文历史推前到了秦代。我们知道,与安期生同时代的方士徐福,曾“隐迹”象山蓬莱观,两年后才率领其庞大

船队“东渡日本”。所以,文中所言之“东望日本”,自然也意蕴了徐福“隐迹蓬莱”故事。如此说来,此《记》其实也是象山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

其次,文中记述了大瀛海道院的初创与发展过程。从“至元庚寅,乡之人王翁奔妻子,改名一真,结屋其隈”;到“延集方外之友”,购得“大瀛海”三字“因以为扁”;再到十七年之后“大德丁未,天台崇道观道士吕虚夷……遂与共处”,大瀛海道院的初创过程十分明晰。在“王逝而吕嗣”之后,“世守”道院的吕虚夷更是“方将资众力大其居,又欲资一言久其名”,犹如“蚁之于垤也,蜗之于壳也,奎蹄之如广官大圉也,亦各适其适也”。从中可见,当年道院的发展历程又是多么的艰难!虽然这座道院后来已不复存在,今后也不大可能恢复重建,但是,大瀛海道院作为爵溪乃至象山历史上曾经存续六百余年,且影响过多少代人的道教历史文化现象,今人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以至不屑一顾。而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 viewpoint 去发掘它、研究它。对于它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及其对象山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作用,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判。而要这样做,那么这篇《大瀛海道院记》就是重要的史实证据。

二、资治意义

首先,此《记》对于当年整饬大瀛海道院风气,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由于此文在说海论道中,对道教的教规教义作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不仅指出:“长年度世之流”应当是“形质销铄,神气澄凝,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者”,才能“得而至”三神山这样的境界。又指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是“非彝教庸行,而胚间气秉绝识,超越凡庶万万也”。然而,要成为这样的人,却是一件难事:“企而慕之者,人人而然,能几其仿佛者谁与?”由此,文中又对那些“名不混世,实不离世,营营”的道士和信众们提出了严肃的告诫,认为他们:“卒与首翘之类俱为尘泥,其亦可哀也夫!”尤其是文中对道士所进的那番话,更具有针对性:“今子出乎四民之外,不与游方之内者为徒,诃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为务哉?”进而,又热切期望道士:“他日朝燕暮暮,瞬息八极,冷然御

风过三神山之顶”,千万不要“临睨旧乡而一笑,下戏人间,自称‘回道人’”。道士听后,改变了神色,连声说:“敬闻命,敬闻命!”可见态度是诚恳的。时至今日,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当年的住持道士吕虚夷曾经据以采取过哪些整饬大瀛海道院风气的办法与措施,但是他能将此《记》刻石立碑,昭示道士和信众,即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与措施。因为当年的宗教环境是“重佛轻道”,道院时刻都有面对存续与否的考验。而此碑的刻立,一方面可以昭示道众,整饬风气。另一方面则可增添道院的精神支撑,凭借三位名公的崇高资望,提高道院的社会知名度,实现“盛名以久其名”的目的。从而使道院在盛名之下得以存续和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治价值。

其次,《大瀛海道院记》对于现下道观和道教团体加强道士、信众的教育与管理,也不乏资治价值。吴澄所言,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八百年,但是联系现下道教界实际,其针对性似乎依然很强。尽管当前多数地方的道教活动场所尚未完全开放,道士和信众的数量还不多。不过,吴澄所指出的那种“名不混世,实不离世,营营”的道士,却不乏其类。时或可以见到身穿道服,装模作样,敲敲打打,为死者或丧户“驱妖捉怪”的场面。更可以见到打着道士旗号,四处占卜看相的人等。他们不仅骗敛百姓钱财,还与当今社会主流意识格格不入。这类“道士”,与吴澄所告诫和期望的,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说白了,尽是一些“假道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负有教育管理之责的道观和道教团体,就应当好好读读这篇碑文,切实加强教育管理。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引导道众按照教规教义行事,整饬风气,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做真正的道教文化传承人。

三、教化意义

当前,各地正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宗教工作实际,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可以相信,经过《讲话》精神的学习与贯彻,道教界的局面定然为之一新。

这里想推而广之,就《大瀛海道院记》的普遍教化意义,亦即它对于其他

信教或不信群体,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教化价值,作点简要分析。

首先,对于信教群体而言,比如佛教徒,既然入了佛门,做了和尚、尼姑,就要严格遵循佛教的教规教义。念好经,礼好佛。又如基督教徒,同样要按照教规教义,诵唱好《圣经》,礼拜好耶稣。其他宗教,自然也不例外。但现下的情况是,到处在滥用民力,修寺庙、建教堂,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有的寺庙与教堂还因此负了巨债。这与吴澄的“诃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为务哉”的告诫,明显背道而驰。说是“民族宗教无小事”,而面对这种情况,却长期处于失管失控状态。这难道不应引起相关宗教团体和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深思吗?当然,适当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保证。但“无中生有”,无庵建寺,无庙建庙,以至聚会点建起了大教堂。这种乱建滥造的违法行为和求大求洋的修糜之风,必须得以遏制。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其次,说到普通百姓,虽然没有宗教信仰问题,但是不是也可以从《大瀛海道院记》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呢?比如单就如何对待“大其居、久其名”,就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妥善处理的人生课题。经常看到有些人为了“大其居、久其名”而与人争夺宅基地,发生纠纷,甚而违法违规建房。近几年还出现了所谓的“房叔”“房姐”和“房妹”,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他(她)们是不是应该从这方面去多加思考呢?世人将拭目以待。

其三,联系到党员干部,更应该从“大其居、久其名”方面引起警惕,吸取别人的教训。多数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问题似乎大都出在“大其居、久其名”上。住宅搬了一套又一套,面积大了又再大,装修豪华了又豪华,结果收受贿赂,贪污挪用,成了“老虎”或“苍蝇”,为世人所不齿。有的腐败分子还搞起了“金屋藏娇”。有些则为了“久其名”,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害人害己。因此,还是吴澄所说的那句话在理:“诃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为务哉?”

(王庆祥)

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一个**诚**字